



## 遥想端午草药香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燕

这几天,小区门外地摊上摆满了各式草药,艾草、菖蒲、夏枯草、蒲公英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草草药,这才想起端午快到了。

老一辈常说,五月初五端午百草是药。那一整天,我们都是跟草药纠缠在一起的。

记得小时候,端午节那天是不能睡懒觉的,因为要“打”魔芋。魔芋是奶奶种在屋后空地上的,就三棵,长得直直的。枝干上长着绿油油的叶子,叶子上蓄满了头天夜里的露珠。

天蒙蒙亮,奶奶把我和妹妹叫起来,从墙上取下秤杆和秤砣。秤砣基本没用,由妹妹抱着,只是为了让秤不离砣,怕它们分开就找不到了。我一手拽着秤盘,一手拿着秤杆,走到离魔芋苗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。

奶奶说:“魔芋苗上的水珠落在哪里,哪里就会长出新苗,也避免蛇虫进家门。”那时我们就以为魔芋苗附近有毒蛇或者毒蜈蚣。我们站得远远的,秤杆伸得长长的,轻轻晃动魔芋杆,水珠就从叶片上飞溅,落到地上,钻进泥土里。打了这棵又打那棵,只要让叶片上的水珠落下来就行,简单得很。

同样简单的还有用稻叶上的露珠洗眼睛。听奶奶说,端午这天早上稻叶上的露珠洗眼,眼睛会更明亮。打完魔芋苗,吃过早饭,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走在上学路上。路两旁是绿油油的稻田,坎上坎下,一眼望不到边。

这时候稻叶上的露珠,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,把稻叶压弯了腰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食指伸到叶子下,轻轻一碰,露珠就从叶片滚到我的指尖。叶片立马回正,变得直挺挺的。

露珠在我的指尖上晃悠悠,摇摇欲坠。我弯下腰,把眼睛贴到手指的露珠上,再扬起头,不让露珠掉下来,使劲眨巴眼睛,一股清凉润湿了眼睫毛,露珠在眼眶里流转,仿佛下一秒就能变成火眼金睛。

小伙伴们学着我的样子,细细地,慢慢地洗眼睛。只有军军最不听,他张开双臂跑起来,两只手在稻叶上掠过,他的手上沾满了露水,胡乱地往脸上、眼睛里、头发上抹一把。

眼看他把路边稻叶上的露珠弄没了,我们追着他打他。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做鬼脸,把自己的脸像面饼一样揉来揉去,两只手捏着下眼皮和上嘴唇,露出红红的眼眶和白花花的上槽牙,还不停地吞吐舌头。他在前头边跑,我们在后头追,这样一路跑到学校。

直到现在,我的视力超好,没戴近视眼镜,也没戴老花镜,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。

下午放学回家,奶奶早已经烧好一大锅水等着我们。水里有一大把长短不一的草秆,褐色的药水里漂浮着草籽。锅里冒着热气,清苦的,辛香的,酸涩的,甘甜的……混成一锅说不清道不明的中草药味。

奶奶把我和妹妹按在热气腾腾的桶里,一边把药水往我和妹妹身上浇,一边说:“今天洗了草草药的澡,消毒又消肿,一年都不长疮。”看我和妹妹极不情愿捏着鼻子,奶奶现身说法,掏起一捧药水,咕咚一声吞下:“你看,哪里苦了,还可以喝呢。”

我和妹妹没有被奶奶说服。要在平时,我和妹妹是一定要打水仗,洗到水变凉了也舍不得起的。洗药水澡例外,只要奶奶一转身离开,我和妹妹连滚带爬,光着脚,逃也似的跑进屋,拴上门栓。任她怎么拍打,我和妹妹就不开门。

最开心的是洗了澡后有粽子吃。另一口锅里飘出粽子香,揭开锅盖,一根根“马脚杆”整整齐齐排列着。粽子带着糯米和芭蕉叶的清香,蘸着白糖吃,再舔舔嘴角的白糖,能甜甜地做一晚上的梦。一直梦到今天。

## 半世山城风 一生渝州情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纪中(著名导演、制片人)

长空辽阔,银翼穿云。再度临渝,俯瞰万里山河。云海铺作素笺,两江如碧带缠绕群山,整座重庆城静卧于天地之间。层叠高楼错落林立,如星棋散落人间,在天光云影里铺展成一幅恢弘壮阔的现代山河长卷。每一次归渝,皆是重逢;每一眼凝望,都是半生情深。

我的山城缘起,始于上世纪60年代。少年的心中,没有浮华喧嚣,唯有一册《红岩》照见赤诚初心。罗广斌、杨益言笔下的热血春秋,让我对这座英雄之城满怀敬仰与向往。

年少寻访,踏歌而来。走进渣滓洞、步入白公馆,岁月斑驳的囚室、静默肃然的院落,瞬间让光影记忆与历史山河重叠。恍惚间,赵丹先生饰演的许云峰风骨铮铮、傲立天地,一腔正气震彻山河;江姐傲雪凌霜、矢志不渝,初心灼灼;还有隐忍装疯、卧薪尝胆传递密讯的华子良,以及驰骋山野、侠骨丹心的双枪老太婆。一代人影,一段山河风骨,深深镌刻进少年心底。

伫立歌乐山旧址,犹见许云峰怒斥敌寇、大义凛然的模样。风雨岁月里的铮铮风骨、不屈气节,穿过漫漫时光扑面而来。那一刻,山河有声,信仰有光,一颗关于光影、关于影视、关于讲述家国风骨的梦想种子,悄然在心底扎根萌芽,伴我半生行路,从未湮灭。

循着红色文脉,我们踏访沙坪坝

书店,旧时暗潮涌动,方寸书屋藏着地下志士的家国大义;漫步红岩村,青砖黛瓦藏尽风云往事,这里曾是周恩来总理运筹帷幄、斡旋时局的方寸天地,一砖一瓦,皆是岁月赤诚,一草一木,尽载家国担当。

彼时的山城,尚无今日摩天繁华。群山之间,青瓦错落,茅舍依山,层层叠叠的老屋舍枕山望江,质朴安然,藏着最纯粹的山城烟火。少年行旅,清贫无华,无银两坐拥市井繁华,却有一味烟火,封存半生记忆。犹记郭沫若先生题匾的老牌老店颗颗香,几毛钱换一斤鱼皮花生。粒粒酥脆,粒粒留香,店名如其味,质朴动人。那一口朴素香甜,是20世纪60年代最温柔的山城馈赠,唇齿留香,岁岁难忘。

旧时渝州,长江汤汤,奔流不息。解放碑静谧安然,山城石阶蜿蜒纵横。街巷间奔走不息的“力哥”,肩挑岁月,步履山河,以一身辛劳托举市井烟火,恰似今日穿梭全城的铁骑行者,更迭的是时代模样,不变的是山城生生不息的人间暖意。

1982年,我因电影《舞恋》再赴渝州。自宜宾夜泊长江,枕一江涛声,伴漫天星斗,顺流而下,奔赴这座江山之城。拂晓抵至朝天门,层层石阶依山临江,巍峨磅礴,直通云水之间,大江浩荡,天地开阔,一眼难忘。我们于此定格胶片光影,拍下江风离绪、山城别情,让两江风月定格岁月。亦是此番,

初识重庆火锅的滚烫热烈,红汤翻滚,烟火灼灼,读懂了山城豪爽赤诚的城市风骨。

凭栏望远,山城层峦叠翠,山势巍峨,江气苍茫。遥想抗战岁月,这座城历经烽火轰炸,饱经沧桑淬炼,却始终傲然挺立、风骨不屈。彼时两江索道凌空飞渡,穿梭江南江北,凌越山河云水,成为独属于渝州的天际盛景,山河壮阔,意境悠然,引人无限遐思。

半生往来渝州,数次奔赴,数次栖居。深耕文旅,结缘良友,与这座山河城、英雄城、烟火城结下不解深缘。而今重临故地,山河依旧,风华日新。我携AI光影新梦,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、山城影视同仁携手并肩,以科技为翼,以山河为卷,续写光影新篇。

五十余载光阴弹指而过,山城旧貌尽焕新颜,矮屋楼宇成广厦,崎岖古道作通途,两江奔腾依旧,山河风骨长存。

半生渝州路,岁岁皆情深。渣滓洞的赤胆忠魂、红岩村的风云岁月、颗颗香的烟火余味、朝天门的江声浩荡……点点滴滴,丝丝缕缕,尽数沉淀心底,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岁月珍藏。

承蒙重庆山河半生滋养,予我见识、予我沉静、予我力量、予我初心。往后余生,愿以光影为笔,以山河为墨,以岁月为期,不负山城风月,不负半生深情,不负心中永不落幕的影视山河。

## 没有粽香的端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武

民谚曰: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。又是一年端午至,阵阵清苦的艾草药香在空气中弥散开来,糝合着粽子的清香,儿时端午节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古语里“端”就是“初”,五月又称“午月”,所以五月初五最初叫“端五”,后来慢慢演变成“端午”。古人觉得这天午时太阳最正,因此它也被称作“端阳”。

川东大竹县有山前、山后之分,县城坐落山前,我家地处明月山脚、御临河畔,属山后地带。明月山横亘在我们与垫江县城之间,铜锣山又将我们与垫江县城阻隔,家乡远离都市喧嚣,风俗也和别处端阳大不相同。

如今端阳,街巷乡野皆是粽叶裹米的清新,儿时家乡弥漫的是滚烫油锅飘出的油炸粑香气。家乡的端阳,偏爱艾香慰佳节,一锅菜籽油,一瓢新麦面粉,便是家乡最寻常、最踏实的节庆光景。

那时,母亲总在灶台前忙得团团转。灶膛里烧着晒干的麦秆,金黄色的火苗舔着黑黑的锅底。刚刚榨回来的菜籽油金黄透亮,倒入锅中一会儿便热气飘香。瓷盆里的面团是母亲头天晚上就揉打好的,面团光滑紧实,盖上干净的纱布慢慢醒透,这样的面团炸出来才外酥内软。母亲从盆里扯出一个个白生生的面团,投入滚油中。随着“滋啦”一声,面团在油锅里翻滚、膨胀,渐渐浅黄,继而金黄,醇厚的菜油香夹杂着清甜的麦香蒸腾起来。我们围在灶台边,眼睛直勾勾盯着翻滚的油锅,肚里的馋虫早被勾得蠢蠢欲动。炸好的粑,母亲用长长的竹筷捞

在笕箕里,我们总是等不及晾凉,随手抓个油炸粑咬上一口,烫得指尖、嘴巴“痛”字还未说出口,外焦里软的油炸粑顺顺当当滑入肚中,直呼“痛快”!

直到后来上了学,读了书,才知道别处的端阳与家乡大不相同,原来大多数地方这天吃的竟然是粽子。

家乡为何流行吃麦面油炸粑?我猜想,那时糯米金贵、粽叶难寻,端阳节前恰是新麦收获、菜籽榨油时节,寻寻常的油炸粑就能让家人解馋,加之端阳本就有“驱邪、避瘟、驱虫”的民俗寓意,热油炸粑象征着祛病消灾。

“端阳五月五,天师骑艾虎。手持菖蒲剑,驱邪入地府。”家乡流传的这首民谣,说的是端阳时节,家家门上悬挂一束大艾、菖蒲之类草药,可以驱瘟气。古人把农历五月视为恶月,初五为恶日,暑气上升,且南方气候潮湿,毒虫肆虐,疫病多发,端阳节也成了自古相传的“卫生节”。每逢此日,户户净扫庭院,内外整洁,洋溢着节日气氛。

端阳午时阳气最盛,此时百草药性最足。奶奶采回了艾草和菖蒲,艾草叶片背面布满厚厚的白绒,宛如新麦磨出的面粉撒了浅浅一层;菖蒲叶片细长如剑,仿佛铮铮铁骨撑起一身正气。奶奶将艾草和菖蒲淘洗干净,置入铁锅,添上井水熬煮。正午时分,正是沐浴的最佳时刻。奶奶将滚烫的药汤倒入木制大脚盆,兑着冷水调出适宜的温度,怜爱地对我说道:“端阳泡个艾草汤,一年四季不长疮。”我褪去衣衫,坐泡在脚盆里,直到药汤变凉。浴罢周身草木余

香,换上一身轻松。

吃中午饭了,面对难得的满桌大鱼大肉,我却没了胃口,油炸粑已将肚儿撑得圆圆的。爷爷让我呷了口雄黄酒,爸爸在旁边摆摆手说:“这可不能多喝!”雄黄酒是酒中加入微量雄黄,雄黄中含有砷(砒霜)成分,只能少量外用。雄黄可“解百毒、辟百邪、杀百虫”。爸爸取酒中沉淀的雄黄在我额上画“王”字,又涂在耳鼻、手心手臂,用来避“五毒”。爷爷特别叮嘱说:“身上涂抹雄黄酒,毒蛇闻到要逃走!”

当时的我别提有多开心:“终于不怕毒蛇了!”因为我心中藏着一个秘密:奶奶曾给我讲,她看见院子竹林脚有条蛇,像豇豆秧儿那么长,害得我夜里常从恶梦中惊醒。

今又端阳,故乡已变模样,儿时的伙伴已凋朱颜,邻近院子的小华早已搬去了蓉城,时常一起藏猫猫的“猪儿”鬓染白霜。油炸粑,成了岁月的信使,每每忆起,便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。我怀念没有粽香的端阳节,油炸粑的香气已融入血脉。那是故乡的味道,是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。

年年思乡,岁岁端阳。